

荀子

九

10330
THE
STATE

荀子卷第十七

三陽書中藏書印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揚

涼

法

性惡篇第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為貪亂不脩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

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又亦與此義同也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偽為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

皆謂之偽故為字人傍為亦會意字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

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

天生性也順是謂順其性也

生

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

荀子第十七

作淫

疾與嫉同惡為路反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

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

文理謂節文條理也

然

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

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

禮義之道

道與導同

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

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

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櫟括烝矯然

後直

枸讀為鈎曲也下皆同櫟括正曲木之木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

鈍金必

將待龔厲然後利

龔厲皆磨也厲與礪同

今人之性惡

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

矯彊抑也擾馴也

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

荀子第十七

三

何者

為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

偽也子學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

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

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

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

不察人人之性偽之分者也

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知猶

言不到也書曰子冲人不及知也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

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

能所事而成者也

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為也任也周禮太宰職六曰事典

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

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

偽是性偽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今人之

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

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聰常不離

於耳也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於學是乃天性也

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

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

荀子第一

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

朴而偷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必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

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

資而利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不假飾而善此則為天性使夫資朴

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

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明常不離

於耳目此乃天性也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性不然則是

矯偽使之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

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
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
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
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
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違然而孝子之道禮
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
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
明矣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

禮義何從而生惡音烏

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

生於人之性也

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偽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

故陶

人埴埴而爲器

陶人瓦工也埴擊也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埴音羶

然則器

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

言陶器自是生

於工人學而爲之非本生於人性自能爲之也或曰工人當爲陶人故猶本也

故工人斲木而

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

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

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為之如陶人工人然也若

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

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膚理皮膚文理

也佚與逸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

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

後然者謂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

同之徵也徵驗故聖人化性而起偽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興起矯

荀子第一二

二

吳祐

也偽偽起於信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偽莊子亦云仁相偽也義相虧

也皆言非其本性也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

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

眾其不異於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

偽也聖人過眾在能起偽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

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

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怫奪矣違怫

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拂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且化禮義之

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
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
為善者為性惡也為其性惡所以欲為善也夫薄願厚惡

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

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執苟

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勢於外也用此

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

之比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

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

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生而已謂不矯偽者人無

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

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性惡明矣其善者

偽也不矯而為之則悖亂在己以此知其性惡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

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

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間反今誠

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

用禮義矣哉有讀為又 惡音烏雖有聖王禮義將

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

今以性善為不然者為人之性惡也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

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

上之執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

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

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

荀子第十七

十一

何澄

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

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

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傍觀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眾

者暴寡而譁之眾者陵暴於寡而誼譁之不使得發言也天下之悖

亂而相亡不待頃矣頃少頃也本或為須須臾也用此觀

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善

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

節準人徵驗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周

禮小宰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別之為兩兩家各執其一符以竹為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可也施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

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

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

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

性善則不假聖王禮

義也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故隱枯之生

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

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

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隱枯而直者

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隱枯烝矯然後直

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

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

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

偽也

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性的性故聖人能

生之也

言禮義雖是積偽所為亦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衆人但不能生耳

應

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豈陶人亦性而能瓦埴哉亦積偽然後成也天

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

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埴而生之也

辟讀為譬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本性也哉

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

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言皆惡也今將以禮義積

偽爲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

子矣哉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衆也有讀爲又凡所貴堯禹

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

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猶陶埴而生

之也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用此觀之然則禮義

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既類陶埴而生明非本性也所賤於

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

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

也桀跖小人是人之本性也天非私曾騫孝已而外衆人

也曾參閔子騫也孝已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然而曾騫孝已獨

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

於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為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

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

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

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

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綦禮義則為曾閔慢

禮義則為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為性善則曾閔不當與眾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

荀子第一

何異

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若性惡何

故途之人皆可以為禹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

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

理人皆有之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

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

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固

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

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唯讀為雖將使塗之人固

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
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
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
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
能之論爲不然也今塗之人者皆內可

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
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
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
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

荀子第一

士

何塗

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之人
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

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伏術
伏膺

於術孰察精孰而察加日
累日也縣久縣繫以久長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

致也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爲聖
人書曰唯狂克念作聖曰聖可積而致然

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
爲而

不可使爲
以其性惡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

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

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然則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爲事也事業然則未嘗能相爲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

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爲明矣

工賈可以相爲

而不能相爲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爲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僞爲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於衆者在化性也堯問於舜曰人情如何舜對曰

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

唯賢者爲不然

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

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

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
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曰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
中焉者之於五也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
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
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
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
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
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
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
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
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
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
文以爲大感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
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歧歧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
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
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鮒之禹習

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
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
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
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
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
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也者奚言而不異

有聖人之

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
之知者有
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
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

知也

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終日
議其所以然其言千舉萬變終始條貫如一

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

士君子之知也

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議皆有法不放縱也論或為倫佚猶引也佚

以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曰多言君子止恭其所守故曰少言也

其言也諂其行也

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

言諂行悖謂言行相違也

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毋用

齊疾也給謂應

之速如供給者也便謂輕巧敏速也無類首尾乖戾雜能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毋用不應於用便匹延反魄音薄

析速粹孰而不急

析謂析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發辭捷速粹孰所著論甚精

孰也不急亦不急於用也

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

為意是役夫之知也

期於必勝人惠施之論也徒自勞苦爭勝而不知禮義故曰役

有子第十七

十四

何澤

夫之知也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

有中敢直其身

中謂中道敢果決也直其身謂中立而不倚無回邪也

先王

有道敢行其意

言不疑也

上不循於亂世之君

下不俗於亂世之民

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

仁之所在

無貧窮仁之所止無富貴

唯仁所在為富貴禮記曰不祈多積多文

以為富也

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

得權位則與天

下之人同休戚苦或為共也

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

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

傀偉大貌也公回反或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

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

大重也齊信謂整齊於信

也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

是中勇也

尚上也援牽引也

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

解恬安也謂安於禍難也而廣自解說言以辭勝人也解佳買反

苟免不恤是

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

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繁弱鉅與拒同黍當

爲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司馬貞云言弓弩執勁足以拒於來敵也

然而不得

排檄則不能自正

排檄轉正弓弩之器檄巨京反

桓公之葱大

荀子第十七

五

何澄

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智闔閭之干將

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

葱闕錄智齊桓公齊

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未詳所出葱青色也錄與綠同三劍以色爲名曹植七啓說劍云雕以翠綠亦其類也智劍光

采慌忽難視以形爲名也闕未詳或曰闕缺也劍至利則喜缺因以爲名鉅闕亦是也干將莫邪巨闕皆吳王闔閭劍名辟閭

未詳新序閭丘印謂齊宣王曰辟閭巨闕天下之良劍也或曰辟閭即湛盧也閭盧聲相近盧黑色也湛盧言湛然如水而黑

也又張景陽七發說劍曰舒辟不常李善云辟卷也言神劍柔可卷而懷之舒則可用辟閭或此義歟然而不加砥

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驩

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

皆周穆王八駿名驥讀爲騏謂青

驪文如博棊列子作赤驥與此不同織離即列子盜驪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

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

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辨

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

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

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

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謂相順從也

或曰靡磨切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

偽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汙穢行也漫誕

漫欺誑也莊子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漫我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

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

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為天子恐傳寫誤也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也

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適讀為敵禮記曰天子無客禮

莫敢主焉君通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

能言待官人然後詔

官人掌喉舌之官也

不視而見不

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

至備也

盡委於羣下故能至備也

天子也者執至重形至

佚心至愈

愈讀為愉

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

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此之謂也

詩小雅北山之篇率循也濱涯也

聖王在

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

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

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

大讀為太大上

至尊之號

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

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

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

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

遇其所惡焉

道謂政令

是故刑罪綦省而威

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

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莫不服罪而

請

自請刑戮

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

言人人自得其

罪不敢隱也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歟

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

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

不當則為下所侮賤

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

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

言當罪而用賢歸於至公也謂若殛鮌與

禹殺管叔封康叔之比者

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

各以其誠通

善惡分然其忠誠皆得通達無屈滯

是以為善者

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

荀子卷二十七

六

何澤

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

人賴之此之謂也

尚書甫刑之辭

亂世則不然刑

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

太誓

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公羊亦云尹氏卒曷為貶譏世卿也

故一人有罪而三

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

也

三族父母妻族也夷滅也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先祖當賢後子孫

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

也

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從謂行列相從當或為嘗也以族論罪以世

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

冢峯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

憊莫懲此之謂也

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毛云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

冢峯者崔嵬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鄭云憊曾也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

無以道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

論議法效聖王以義制

事則知所利矣

以義制事則利博

論知所貴則知所

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

養謂自奉養所出謂所從

也二者是非之本而得失之原也故成王

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相

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

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乎亡倍

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

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

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

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

流

流邪移也各知其分故無違令

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

施謂恩惠親疏有分則恩惠各親其親故不乖悖施式豉反分扶問反

長幼有序則

事業捷成而有所休

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速成而亦有所休息之時

也故仁者仁此者也

仁謂愛說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五者也愛

說此五者則為仁也

義者分此者也

分別此五者使合宜則為義也

節者死

生此者也

能為此五者死生則為名節也

忠者惇慎此者也

慎讀

如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為忠也

兼此而能之備矣

兼此仁義忠節而能之則為德

也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

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

所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衆人之心有一善則揚揚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功何所矜伐為也

不矜

荀子第十七

二

何澄

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

不矜

而推衆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極善用於衆功矜則有敵故不尊也

有而不有也夫故

為天下貴矣

有能而不自有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

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詩曹風尸鳩之

篇言善人君子其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以喻正身待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所得者小也

荀子卷第十七



荀子卷第十八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倅

注

成相篇第二十五

以初發語名篇雜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

以喻意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也

請成相

請言成相之辭

世之殃愚闇墮賢良

世之殃由於愚此愚闇以重墮賢良也墮許規反

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

偃偃

偃偃無所往貌相息亮反偃丑羊反

請布基慎聖人

慎讀為順請說陳布

基業在乎順聖人也

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

荀子卷第十八

何昇

莫諫必逢災

主既猜忌又苟欲勝人也

論臣過反其施

言論人臣

之過在乎不行施惠施式豉反

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

而上同國必禍

所以尊主安國在崇尚賢義若拒諫飾非以愚闇之性苟合於上則

必禍也

曷謂罷國多私

假設問答以明其意罷讀曰疲謂弱不任事者也所以弱

者由於多私國語罷士無伍韋昭曰罷病也無行曰病

比周還主黨與施

還繞

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君

臣

明君臣之道則為賢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

下為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

國乃蹙

孽災也蹙顛覆也

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

桀

久而愚闇愈甚遂至於桀也

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

惡來

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也史記曰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也

卑其志

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榭

卑其志意言無遠慮不慕往古

武王怒

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

易鄉回也謂前徒倒戈攻于後啓微子名下降

也鄉讀爲向

武王善之封於宋立其祖

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

宋祖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

累讀爲累

書曰釋箕子之囚

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

招麾指揮也

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

子胥吳大夫伍員字

也爲夫差所殺百里奚虞公之臣徙遷也謀不見用虞滅係虜遷徙於秦

穆公得之強配

五伯六卿施

穆公秦穆公任好也伯讀曰霸六卿天子之制春秋時大國亦僭置六卿六卿

施言施六卿也

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

逆拒

斥逐大儒不使通拘謂畏匡危陳也

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

輸

展禽魯大夫無駭之後名獲字子禽謚曰惠居於柳下三絀謂爲士師三見絀也春申楚相黃歇封爲春

申君綴止也與轂同畢盡也輸傾委也言春申爲請牧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

請牧

基賢者思

治牧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

陂傾側此之疑

陂與諛同言當疑此讒人傾險也

基必施辨賢

罷

罷讀曰疲也

文武之道同伏戲

文武周文王武王伏戲古帝王

太昊氏始畫八卦造書契者戲與義同

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

為凡成相辦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

後王當時之王

言欲為至治在歸復後王謂隨時設教不必拘於古法

慎墨季惠百家之說

誠不詳

慎到墨翟惠施或曰季即莊子曰季真之莫為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據此則是

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

詳或為祥

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

言堅固不

解也

眾人貳之讒夫棄之形是詰

眾人則不能復一讒夫則

兼棄之但詰問治之形狀言侮嫚也或曰形當為刑無德化唯刑戮是詰言苛暴也

水至平端不

傾心術如此象聖人

聖人心平如水

而有執直而用

拙必參天

而有勢之上疑脫一字言既得權勢則度已以繩接人用拙功業必參天也

世

無王窮賢良

無王者興賢良窮困

暴人芻豢仁人糟糠

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

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

四海平治之志後執富

為治之意後權執與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

也君子誠之好以待君子必誠此意好以待用處之敦固

有深藏之能遠思敦厚也有讀為又既處之厚固又能深藏遠慮思乃

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好而不二則通於神明也精

神相反一而不貳為聖人相反謂反覆不離散治之道

美不老老休息也莊子曰佚我以老為治當日新其美無休息君子由之佼以

好佼亦好也音絞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接下以仁

孝也事親以成相竭辭不蹙竭盡也論成相之事雖終篇無顛蹙之辭蹙音厥君

子道之順以達道言說也辭既不蹙君子言之必弘順而通達宗其賢

荀子第一八

良辨其殃孽君子尋成相之辭必能宗其賢良致治辨其殃孽為之害也

請成相道聖王道亦言說前章意未盡故再論之也堯舜尚賢

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讓天

下於許由許由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受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不受遂入深山不知

其處也堯讓賢以為民為萬民求明君所以不私其子汜利兼

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

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

適不遇世孰知之蓋以自歎堯不德舜不辭皆歸

至公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

萬物備委任羣下無為而理舜授禹以天下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

故也尚得推賢不失序得當為德外不避仇內不

阿親賢者子謂歷鯀與禹又不私其子子讀為與禹勞心力堯

有德于戈不用三苗服舉舜剛叟任之天

下身休息剛與賦同得后稷五穀殖夔為樂

正鳥獸服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笙鏞以間鳥獸踴踴也契為司徒民

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抑遏也下謂治水使歸下也鴻即洪

水也書曰禹降水警子也辟除民害逐共工今尚書舜流共工于幽此云禹未詳北

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按禹貢導弱黑漾沈淮渭洛七水又有淮

淄其道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數則不止於十二此云十二渚未詳其說也禹溥土平天下

溥讀為敷孔安國云洪水泛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也躬親為民行勞苦

行讀如字謂所行之事也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橫革直未

聞韓侍郎云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契立王生昭明詩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玄王桓撥皆謂契也史記契為堯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也居於

砥石遷于商砥石地名未詳所在或曰即砥柱也左氏傳曰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相土昭明子

也言契初居砥石至孫相土乃遷商丘也

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

湯

史記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為夏司空

勤其官死於水殷人郊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

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乙立是十四世也

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

隨舉牟光

莊子湯讓天下於卞隋務光二人不受皆投水死牟與務同也

道古

賢聖基必張

道說古之賢聖基業必張大也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

不知治此世亂惡善之弊

隱諱疾

賢良由姦詐鮮無災

隱諱過惡病害賢良長用姦詐少無災也

患難

哉阪為先聖

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為

知不用愚者謀前

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

前車已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悟之時也

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忠不上

達蒙揜耳目塞門戶

不能關四門也

門戶塞大迷惑

悖亂昏莫不終極

莫冥莫言闇也不終極無已時也

是非反易

比周欺上惡正直

惡鳥路反下同

正是惡心無度邪

枉辟回失道途

辟讀為僻

已無郵人我獨自美豈

獨無故

故事也不可尤責於人自美其身已豈無事已亦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曰下無獨字

不

知戒後必有恨

恨悔

後遂過不肯悔

不肯悔前之非

讒

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

如當為知言人為詐態上不知為備

爭寵嫉賢利惡忌

利在惡忌賢者

妬

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

斂聚也下聚黨與則上蔽匿也

上壅

蔽失輔執

失輔弼之臣則執不在上

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

長父之難

孰公長父皆厲王之嬖臣未詳其姓名墨子曰厲王深於礪公長父榮夷終礪公與孰公

不同未知孰是或曰孰公長父即詩所云皇父也孰或為郭

厲王流于彘

彘地名在河東左傳

晉大夫有彘子言孰公長父姦邪遂使難作厲王流竄於彘

周幽厲所以敗不聽

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

言自古忠良多有遇害何獨我哉自慰勉之辭也

欲衷對言不從

衷誠也欲誠意以對

時君恐言不從而遇禍也

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到而

獨鹿棄之江

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屬之欲反鏤力朱反

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孕於是乎禁罝罝麗此當是自剄之後盛以罝麗棄之江也賈逵云罝麗小罝也

觀

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

以喻意

識如字亦讀為志也

請成相言治方

言為治之方術

君論有五約以明君

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

論為君之道有五甚
簡約明白謂臣下職

一也君法明二也刑稱陳三也言
有節四也上通利至莫敢恣五也

臣下職莫游食

游食

謂不勤於事
素食游手也

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

得相使一民力

所興事業皆聽於上羣下不得擅相
役使則民力一也禮記曰用民之力

歲不過
三日也

守其職足衣食

民不失職則
衣食足矣

厚薄有等

明爵服

貴賤
有別

利往印上莫得擅與孰私得

利

所往皆印於上莫得擅為賜與則誰敢私得於
人乎擅相賜與若齊田氏然印與仰同宜亮反

君法明

論有常

君法所以明在言
論有常不二三也

表儀既設民知方進

荀子第十八

何昇

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

進人退人皆以法律貴
賤各以其才孰有私佞

於王
乎

君法儀禁不為

為君之法儀在
自禁止不為惡

莫不說教

名不移

既能正己則民皆悅上之教
而名器不移也說讀為悅

修之者榮離之

者辱孰它師

孰敢以它為師言皆
歸王道不敢離貳也

刑稱陳守其銀

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
守其分限稱尺證反銀與垠同

下不得用輕私門

下

得專用刑法
則私門自輕

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

禍亦
罪也

請牧祺明有基

祺吉也請牧治吉祥之
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

主好論議

必善謀五聽循領莫不理續主執持

五聽
折獄

之五聽也循領謂修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主自執持此道不使權歸於下聽之經明

其請請當為情聽獄參伍明謹施賞刑參伍猶錯雜也謂或

往參之或往伍之皆使明謹施其賞刑言精研不使僭濫也顯者必得隱者復顯

民反誠幽隱皆通則民不詐偽也言有節稽其實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

及不欺誑在稽考行實也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

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上通利不壅蔽則幽隱遐遠者皆至

也觀法不法見不視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耳目既顯

吏敬法令莫敢恣此已上君論有五之事也君教出行有律

荀子第十八

九

何昇

五論之教既出則民所行有法言知方也吏謹將之無鈹滑將持也詩曰無將大車鈹

與披同滑與汨同言不使紛披汨也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請

舍止也羣下不私謁各以所宜不苟求也如此則以道事君巧拙之事亦皆止臣謹修君制

變君職在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

後世法之成律貫律貫法之為條貫也

賦篇第二十六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特明之或曰荀卿所賦甚多今存者唯

此言也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也非絲非帛

文理成章

絲帛能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也

非日非月為天下

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

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

敢請之王

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為隱語問於先王云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唯先王

能知敢請辭之先王因重演其義而告之

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

先王

為解禮意曰此乃有文飾而不至華采者歟

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歟

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

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歟

雅正也似謂似續古人詩曰維其有

荀子第十八

十

何昇

之是以似之

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

四海者歟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極明而簡約言易知也甚順而有體言易行也先王言唯歸於禮乃合此義也禮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

隆猶備也物萬物也

或厚或薄帝

不齊均

言人雖同見方所知或多厚或寡薄天帝亦不能齊均也

桀紂以亂湯

武以賢惛惛淑淑皇皇穆穆

惛惛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

曰美也皇皇穆穆言緒之美也言或愚或智也

周流四海曾不崇日

崇充也言

智周流四海曾不充滿一日而遍也

君子以脩躬以穿室

躬柳下惠之弟太山

之盜也君子用智以脩身蹈用智以穿室皆帝不齊均之意也

大參于天精微而無形言智慮大則參天小則精微無形也行義以正事業以成皆在智也

行下孟反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

足窮謂使窮者足也百姓待君上之智而後安寧泰當為泰寧也臣愚而不識願問

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言智常欲

就利遠害修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邪智修

潔則可相親若雜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甚深藏而外勝敵者

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弇行為動靜待

有十一第一八

二

何異

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

精靈榮華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

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

之知此論君子之智明小人之智不然也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

居謂雲物發在地時周密也鉅大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言滿天地之圓方也大參

天地德厚堯禹參謂天地相似雲所以致雨生成萬物其德厚於堯禹者矣精

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寓宙寓與宇同言細微之時則如毫毛其廣大

則盈大於宇宙之內宇覆也謂天所覆三蒼云四方上下為宇上大參天地此又云盈大宇宙言說雲之變化或大或小故重言之也忽兮其極之遠也撮兮其相逐而

反也

撮與蠹同撮兮分判貌言雲或慌忽之極而遠舉或分散相逐而還於山撮音戾

叩叩

今天下之咸蹇也

叩叩高貌雲高而不雨則天下皆蹇難也

德厚而

不捐五采備而成文

捐棄也萬物或美或惡覆被之皆無捐棄矣

往

來惛憊通于大神

惛憊猶晦暝也通于大神言變化不測也憊困也人困目亦昏暗故

惛憊為晦暝也

出入甚極莫知其門

極讀為亟急也門謂所出也

天下

失之則滅得之則存

雲所以成雨也

弟子不敏此之

荀子第十八

三

何澤

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

弟子荀卿自謂言弟子不敏願陳此事不

知何名欲君子設辭請測其意亦言雲之功德唯君子乃明知之也

曰此夫大而不塞

者歟

雲氣無實故曰不塞

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郗穴而

不偏者歟

窕讀為篠深貌也言充盈則滿大宇幽深反則入郗穴而曾無偏側不容也篠土吊

反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

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訊

今雲者虛無故不可本或作託訓或曰與似續同也言雲行遠疾速不可依託繼續也

往來惛憊

而不可為固塞者歟

雖往來晦冥掩蔽萬物若使牢固蔽塞則不可

暴

至殺傷而不億忌者歟

億謂以意度之論語曰億則屢中或曰與抑同

謂雷霆震怒殺傷萬物曾不億度疑忌而果決不測也 功被天下而不私置

者歟 天下同被其功曾無所私置又言無偏頗 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

雨 風與雲並行故曰友雨因雲而生故曰子 冬日作寒夏日作暑 在冬而疑

寒在夏而蒸暑也 廣大精神請歸之雲 至精至神通於變化唯雲乃可當此

說也 雲 雲所以潤萬物人莫之知故於此則明也

有物於此儻儻兮其狀屢化如神 儻讀如其儻儻無毛羽之貌變化即謂三俯三起蛾蛹之類也 功被天下為萬世文 文飾

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

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鄰 侵暴者亦取名於蠶食故曰與暴為鄰也 功

荀子第十八

一三

一松年

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 蠶成而見殺是身廢絲窮而蠶盡是家敗 棄

其耆老收其後世 耆老蛾也後世種也 人屬所利飛鳥所

害 人屬則保而用之飛鳥則害而食之 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帝

占驗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理皆務本深知蠶之功大故請驗之也 帝占之曰此夫身

女好而頭馬首者與 女好柔婉也其頭又類馬首周禮馬質禁原蠶者鄭立云

天文辰為馬故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 屢化而不壽者

與 不得終其壽命 善壯而拙老者與 壯得其養老而見殺 有父母

而無牝牡者與

為蠶之時未有牝牡也

冬伏而夏游食

桑而吐絲

游謂化而出也

前亂而後治

繭亂而絲治也

夏生而

而惡暑

生長於夏先暑而化

喜溼而惡雨

溼謂浴其種既生之後則惡雨

以為母蛾以為父

平言之也

三俯三起事乃大巴

俯謂卧而不食事乃大巴言三起之後事乃畢也謂化而成蠶也

夫是之謂蠶理

帝

言此乃蠶之義理也

蠶

蠶之功至大時人鮮知其本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戰國時此俗尤甚故荀卿感而賦之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

山阜鐵所生也

無

知無巧善治衣裳

知讀為智

不盜不竊穿窬而

荀子第十八

十四

丁松年

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

合離謂使離者相合文章亦待其連綴而成也

能合從又善連衡

從豎也子容反衡橫也言箴亦能如戰國合從連衡之人南北

為從東西為衡也

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

見賢良

見猶顯也不自顯其功伐見賢遍反

時用則存不用則亡

順時行藏

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

鉅其成功小者邪

為鐵則巨為箴則小

長其尾而銳其

剽者邪

長其尾謂線也剽末也謂箴之鋒也莊子曰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剽

者眇末之意匹小反

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

重說長其尾而銳其剽趙

讀為掉掉繚長貌言箴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

尾掉而繚也掉徒吊反然後行箴無羽無翼反覆甚極極讀為亟急也尾生

而事起尾遭而事已尾遭迴盤結則箴功畢也簪以為父

管以為母簪形似箴而大故曰為父言此者欲狀其形也管所以盛箴故曰為母禮記曰箴管

也線續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

理義古者貴賤皆有事故王后親織玄紵公侯夫人加之以紵紵大夫妻成祭服士妻衣其夫末世

皆不修婦功故託辭於箴明其為物微而明至重以譏當世也

天下不治請陳侂詩荀卿請陳侂異激切之詩言天下不治之意也天

荀子第十八

十五

陳月

地易位四時易鄉皆言賢愚易位也鄉猶方也春夏秋冬皆不當其方言錯亂也

鄉如列星隕墜旦暮晦旨列星二十八宿有行列者隕墜以喻百官弛廢

旦暮晦旨言無暫明時也或曰幽晦登昭日月下藏

言幽闇之人登昭明之位君子公正無私反見從橫

明如日月反下藏也昭或為照志愛公利重樓疏堂欲在上位

言公正無私之人反見謂從橫反覆之志也無私罪人慙革二兵慙與倣同

行至公以利百姓非謂重樓疏堂之榮貴也備也二副也謂無私罪人言果於去惡也言去

備也二副也謂無私罪人言果於去惡也言去邪嫉惡乃以倣備增益兵革之道言彊盛也道德純

備讒口將將將去也言以讒言相退送或曰將將讀為蹉蹉進貌仁人紬約

敖暴擅強

絀退窮約

天下幽險恐失世英

天下幽暗凶險

如此必恐時賢不見用也

螭龍為蝮蜺鴟梟為鳳皇

說文云螭如龍而黃

北方謂之蛇螭蝮蜺守宮言世俗不知善惡螭龍之聖反謂之蝮蜺鴟梟之惡反以為鳳皇也

比干見

剗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

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

也闇乎天下之晦旨也

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蓋誤耳當為拂乎其

遇時之不詳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晦旨言人莫之識也

皓天不復憂無疆

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

皓與昊同昊天元氣昊大也呼昊天而訴之云世亂

荀子第十八

十六

丁松年

不復憂不可竟也復自解釋云亂久必反於治亦古之常道千或為卒

弟子勉學天

不忘也

言天道福善故曰不忘恐弟子疑為善無益而解墮故以此勉之也

聖人共

手時幾將矣

共讀為拱聖人拱手言不得用也幾辭也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

不可復治也

與愚以疑願聞反辭

反辭反復叙說之辭猶楚詞亂曰弟

子言當時政事既與愚反疑惑之人故更願以亂辭叙之也

其小歌也

此下一章即其反辭

故謂之小歌摠論前意也

念彼遠方何其塞矣

遠方猶大道也仁人

詘約暴人衍矣

衍饒也

忠臣危殆讒人服矣

服用也本或作讒人般矣般樂也音盤

璇玉瑤珠不知佩也

說文云璇赤玉瑤美玉也孔安國曰瑤美石言不知以此四寶

為佩說文
璇音瓊

雜布與錦不知異也

雜布麤布

閭媼子

奢莫之媒也

閭媼古之美女後語作明媼楚詞七諫謂閭媼為醜惡蓋一名明陬漢書音義韋昭曰閭

陬梁王魏瞿之美女字奢當為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蓋都字誤為奢耳後語作子都莫之媒言無人為之謀也

媼子于反

媼母刀父是之喜也

媼母醜女黃帝時也刀父未詳喜悅也

以盲

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

上天曷維其同

言惑亂如此故歎而告上天曷維其同言何可與之同也後語作曷其與

同此章即遺春申君之賦也

荀子卷第十八



